



相伴

◎袁德君

桃花潭的渡船

◎唐军

我来桃花潭的目的很单纯，只是想沿码头走一走，念想一下李白和汪伦挥手之间的不舍，想看一只漂泊在桃花潭上的渡船。

往潭边走去，潭水显得那么深，对岸高处的凉亭，好像一个人影在挥手，像李白，像汪伦，也像万家酒店的伙计。突然，看到对岸摇来了一只木质渡船，昨夜进桃花潭时的冷清印象和几分落寞的情绪顷刻之间消失殆尽，看着渐似破旧、渐似孤寂、渐似沉默的篷船，我的心里充满了诗意。

桃花潭，长江支流青弋江上

盛夏茶饮三君子

◎闾新华

江海平原地处长江入海口，夏天又热又湿，像个大蒸笼。老辈人常说：“六月里出门走一圈，衣裳能拧出水来。”这里的暑气带着潮气，闷在空气里，人待久了容易头晕恶心，吃不下饭。偏偏这片土地不产茶树，先民们便从野地里寻来藿香、佩兰、薄荷，泡成土茶解暑湿，没想到竟喝出了一方独特的盛夏滋味。

藿香茶：粗瓷缸里的暑日慰藉

入夏的江海平原，田埂路边到处是藿香的影子。这草长得泼辣，紫白的花穗在湿热的空气里滋滋冒香气。

盛夏，村里家家户户几乎都喝藿香茶。青绿色的茶汤灌进粗瓷缸，耕种归来的人端着缸沿“咕咚咕咚”牛饮，喉结滚动间，暑气好像就着茶汤咽了下去。记得小时候跟大人下田，午饭时总有个黑陶瓦罐埋在树荫下，罐子里泡着的藿香茶凉透了，喝一口先是微辛，接着嗓子眼里就冒凉气，比现在的冰镇汽水还解乏。老辈人说这茶“能拔湿气”，过去行船的人过江，兜里都要揣把干藿香叶，嚼着防晕船，也防江上的湿邪。

佩兰茶：庭院里的诗意清芬

当藿香在灶台上煮出烟火气，庭院角落的佩兰正开得雅

游的一段，水深碧绿，翠峦倒映。深千尺的潭，离不开一只渡船。

这渡船简陋得不能再简陋，普通得不能再普通，没有木质的光泽和颜色，篷顶由几根树干架房梁似的横竖撑着，用作挡风墙的是几块钉在一起的木板，一个中年男人用一截木头的凹处刮动着铁缆，船徐徐前进，为他遮风雨的是一块蓝色的塑料布，在微微地飘动。

船拢岸，就到了久负盛名的“万家酒店”。一登岸，沿一条窄窄的鹅卵石道走，不知不觉到了最高处的踏歌台。想象中与桃花

致。紫白的穗子在夏风中晃悠，懂古意的老人会说：“这就是屈原戴在身上的‘秋兰’。”过去端午，家家都要采佩兰煎水洗澡，说是“洗去晦气”，后来这习惯慢慢变成了泡茶。

外婆泡佩兰茶最讲究，一定要用带花的嫩尖，开水一冲，瓷壶里先是腾起白雾，接着就飘出股清幽幽的香，像刚下过雨的草地，又带点甜味。她总说：“佩兰茶要趁鲜喝，三泡就没味了。”有次我偷偷多泡了几次，茶汤果然从翠绿变淡黄，香气也淡得像层纱。可外婆却偏爱这“淡”，她说：“暑热天喝太浓的茶伤脾胃，佩兰的香轻，正好慢慢品。”后来看到旧书上写“佩兰茶清冽似湘水”，才明白这草叶里藏着的不仅是解暑气，还有老辈人对日子的讲究。

薄荷茶：绿浪里的清凉密码

明清时候，江海平原有过一阵“薄荷热”。听老油坊的后人说，民国时，这里的薄荷田一眼望不到边，收割季节，连空气都是凉丝丝的。薄荷油装在铁皮桶里，用船运到上海，换回来的钱能养活一大家子。

但对孩子来说，薄荷的妙处不在换钱，而在泡茶。暑假里疯玩回来，抓两把新鲜薄荷叶子揉碎了泡进茶缸，刚倒上开水就“滋啦”一声，凉香猛地窜出来，能盖过蝉

潭的距离仿佛就浓缩在一只渡船上。回想起来时，岸边李白的雕像在淡薄的霞晖中已经若隐若现，诗仙的气质、举杯的豪情，像是从渡船上走下来，眺望着友人，他留给汪伦的却是看不真切的背影，李白为何因一潭水引发那么动人的故事来？我似有所悟，让人感动的是“请君试问东流水，别意与之谁短长”的留别。

今夜，除了能写李白的诗、汪伦的歌、万家店的酒、桃花潭的情，我还能写点什么呢？对了，还有那条从唐朝舶来的渡船。

鸣的燥热。讲究点的人家用青瓷杯泡薄荷尖，看叶片在水里舒展成绿云，喝起来先是冰凉，接着舌根回甘，连打个嗝都是薄荷味。

三草同泡：一碗茶汤里的光阴故事

总有些老茶客偏爱“重口味”，把藿香、佩兰、薄荷一起丢进茶缸。初泡时香气打架，藿香的辛、佩兰的柔、薄荷的凉在蒸汽里撞来撞去，像极了这片土地上南腔北调的方言。喝起来却奇妙——先是薄荷的凉劲冲开味蕾，接着佩兰的甜从舌根漫上来，最后藿香的醇厚裹着湿气往下咽，一碗茶喝出三重滋味。

如今，年轻人把三草茶玩出了新花样：薄荷藿香泡汽水，佩兰碎末拌冰粉，玻璃杯子里的绿影子晃着新潮。可退休回村的老工人张大爷在整个夏季总是守着粗瓷缸，看三种草叶在沸水里沉浮。他说：“藿香扎根深，佩兰香得雅，薄荷活得泼，就像咱们南通人，啥苦都能过，啥日子都能泡出滋味来。”

又是一年盛夏，蝉鸣又起。墙角的藿香、院中的佩兰、田边的薄荷又长得茂盛，不产茶的江海平原上，这三种草叶还在茶缸里泡着光阴，泡着一辈辈人跟暑湿较劲的智慧，也泡着这片土地独有的烟火与诗意。

隆庆瞎子

◎赵一锋

灯下漫笔

隆庆和尚（？—1968），晚清民国时如皋县掘港场（今属如东）东三元宫住持，因双目失明，老百姓戏称“隆庆瞎子”。隆庆道行高深，虽盲但擅器乐，尤长于古琴。

东三元宫位于掘港东郊范公堤旁，始建于明崇祯六年（1633），清代屡有修缮，同治二年（1863）重修。重修后，庙有三进，前殿是戏台，中殿供奉三元大帝，后殿祀观音大士，配殿是日月宫等。东三元宫历来是掘港盐场公署管理，每年立春，掘港场大使、主簿、都司“三堂官”都要来此拜祭三元大帝，祈祷风调雨顺。东三元宫原为道家所有，不知何时为佛家所有，隆庆和尚就是东三元宫最后一任当家师。笔者小时候住得离东三元宫旧址不远，还有几个隆庆的徒弟住在附近，偶尔还会说起他。

隆庆住持东三元宫时，庙里有七八个僧人，都是他的徒弟或者晚辈。隆庆性恬淡，对弟子宽仁，自己守戒，但弟子庙外可以开荤，在庙里可食用海鲜。东三元宫平日为老百姓做佛事，隆庆都是尽心尽力，经忏中演奏器乐最为出彩，四乡八镇的人听闻隆庆上台都赶来看热闹。如果仅是如此，隆庆也只是一个普通僧人，隆庆偏偏会弹古琴，却是一个“奇葩”。僧人会器乐多是为佛事服务，古琴在佛事中是无用武之地的，隆庆弹古琴大抵是自娱修身。

隆庆平日里在庙里弹琴，夜深人静时，周边乡邻得格外一份清幽，同道常邀请其外出操缦。某日应地藏庙住持广慈之邀，隆庆去西街携琴访友，遂在地藏庙开了个“古琴派对”。同道们弹琴论道，不觉更深，大家意犹未尽，隆庆弹琴，广慈吹箫合奏，夜深人静，传得很远，家住弹琴桥边的一个孩童跟着大人在庙里玩，至今还记得。如今，听琴的孩童已是耄耋老翁，说起隆庆，说起那晚听隆庆弹古琴的事。

皋东素有古琴法脉，隆庆曾在东林禅院，疑从云闲上人学琴，但无文字记载，隆庆的古琴传承成谜。东林禅院历来风雅，清代“蟠山八景”中就有“东林诗社”，寺僧不光会做诗，还擅古琴，住持冷泉、云闲都是古琴高手，云闲更是晚清最重要的广陵派古琴大师，隆庆应是受到东林禅院的影响。隆庆众弟子似乎对古琴不太感兴趣，没有人会弹古琴。

1949年鼎新后，东三元宫庙宇年久失修，逐步被拆除，隆庆和弟子们住到仅存的厢房。1958年，县政府在国清寺举办“培训班”，全县僧道尼纷纷还俗，东三元宫的和尚被安排到镇上的福利厂、副食品厂上班，隆庆年纪大了，仍然留在庙里。隆庆人缘好，受到弟子和邻居们的照顾，在庙里还偷偷坚持修行，只是再也听不到他弹古琴了。1968年某日，隆庆溺于庙旁边的小河，有说是自沉，世寿约八十。隆庆圆寂后，据说庙周围常有灵异事件，夜里还有人会看到他，有人出车祸突然被一股神秘力量推开，此公每年清明、中元都给“瞎佬佬”烧“红纸包”。

2007年，隆庆的徒弟林如和尚示寂后，再没听到有人提起隆庆瞎子了……